

# 山中牧歌

艾蕪 著  
天馬 二五  
尹庚 主編

# 目錄

山中牧歌.....	7
罌粟花.....	17
瘴氣的谷.....	27
瘋婆子.....	37
風土圖兩幅.....	45

# 目錄

山中牧歌.....	7
罌粟花.....	17
瘴氣的谷.....	27
瘋婆子.....	37
風土圖兩幅.....	45

( 2 )

# 山中牧歌

『息息吧！大家息息吧！……天氣這樣熱！』

被同伴叫做秦老板的停下足，喘一口氣，一邊提起右足來，鬆一鬆給草鞋絆結勒痛了的地方，一邊向走到坡那面的人，焦燥地大聲喊着。

老徐，挑着一擔洋線洋針之類的雜貨的，就立刻站着，揩一揩額上的汗，說道：

『好，等一等吧！』

『不要管他，讓他吃一點苦頭！……看他在這裏擺大老板的架子嘛！……走走。』

老陳掉轉頭來這麼說着，同時把墜在背上的藍布包袱聳了一下，便仍舊向前走着。

老徐笑了一笑，同意了，就將壓在右邊肩頭的担子，移放在左邊，跟着尾上前去。

秦老板見坡那面沒有答允，暗自想道：『這兩個傢伙就不等我了麼？』欲待一屁股坐下去休息自

家的，但早上動身一直到現在，還不曾看見一所人家，而這裏的山坡，又全是一望的矮綠樹叢，靜悄悄的，好像走進了原始山林一般。便禁不住害怕起來，只得忍着足痛朝前走去。

季候是亞熱帶的春天了。坡頭和壕裏的雜色樹木，都在長年不變的濃綠中，抽着新芽，發散出清淡的苦味和香氣。沿途的葉上，浮閃着點點金燦的陽光。沒有風吹來，到處悶着熱。

轉過坡去，望見兩人緩緩走動的背了，秦老板又叫起來：

『喂，你兩位不覺得重麼？……天又這樣熱！……我空手還不打緊！』

『還好！還好！』

老陳翻過頭來，高聲回答着，隨即掉轉去，仍舊走他的，一面快意地笑着，低聲向老徐說道：

『媽媽的，他還不打緊哩！看嘛！』

『徐大哥，你也不息息麼？……只顧趕路會發悶心痧的！那樣重的担子。』



秦老板便單獨向老徐勸駕。老陳就小聲說道：

『你看，他在向你討好了，不要理他的。他眼裏全把我們看成下苦人，呸！』

老徐覺得不理別人，是不對的，但要順從地停下來，又不願意，就把肩上的担子移了一移，高聲回答道：

『秦老板，走一走再息吧，這裏又沒水喝！』

老陳諷刺地小聲笑道：

『你才愛叫老板哩！……什麼老板？簡直靠不住！』

『叫叫，那倒不要緊，又不蝕本！……出門人總是謙和一點好些。』

『坐在鋪子上不說了，在這裏大模大樣的，嚇老鴉麼？我就不愛叫的，這樣的人，吃飯要坐上八位，息店要佔好床鋪，簡直有點…有點…』

老陳還沒有找着適當的話，就聽見秦老板在後頭唉聲嘆氣起來，便沒說出來了。

『這是啥子草鞋呀？就像長了嘴巴！咳，簡直

要咬人了！……』

老徐聽見秦老板的埋怨聲音，便向老陳說道：

『算了吧，你聽，他的足一定打脫皮了……再不等他息息，他會看出來的，大家都是出門人，總是留點情面好些。我們是犯不着得罪人的！』

『怎麼？你挑不起了麼？』老陳掉回頭來，冷冷地逼問着，『你走不動了，那就息息好了！』

『哪裏？這算什麼？我是說等等他好些，犯不着……』

『你怕得罪他麼？你管跟我走好了，由我來對付他。』接着老陳便大聲地向秦老板喊道：『唉，秦老板足走痛了麼？這一節山路息不得呀，你曉得嗎？唉，今天要看大家的運氣了。……』

在這樣整天都不大容易看見人家的山中走路，即使是明知沒有什麼危險，但是，倘如有人忽然提到應該留神的話，那末，也會禁不住要胆怯起來。因為中國邊地的山道，總是常常變生莫測的。所以秦老板雖然用懷疑的口吻回答『我看不大見得吧！

』但也不知不覺地加快足步起來，不再想出各種法子來叫大家休息了。

老陳回過頭來看見這個矮個兒一拐一搖的狼狽樣子，便一面繼續走着，一面開心地獨自笑了。

這三個人都是在路上無意中碰在一塊的，因為孤獨的寂寞，和出門人愛隨便同陌生人搭話的習慣，便在用旱烟互相借火的情形之下，起始一個問，『請教，貴姓？』一個回答，『不敢，包耳陳。』就接着談起天氣生意，和某一街上那家酒店的盛況來了。於是，由傍人看來也彷彿是約着趕路的夥伴一樣。不過，這須得穿着相同，彼此包袱的重量，和價值，亦還相差不遠，否則依然是打不攏堆的。像秦老板之和老陳他們隔核，就正是在比較上，衣衫太周正一點並且當老陳啣着旱烟管向他借火，他只唔地從鼻孔裏哼了一聲，就把他的旱烟管翹起，好像極不耐煩似的。

等到他曉得明天後天都要同路走的時候，才把臉色放軟和了。而且，做出很留心聽取對方談的話

語，然而他也不肯太把自己降低，總是尋着機會，將自己曾經做過大生各意的話，含含糊糊地表示出來。

『三吊二麼？嚇，從前，我的籠子只消二吊四哩！這……』

或者，說到私販鴉片會賺大錢的事，他便搖一搖手說：

『這筆生意我們是不做的了，……那簡直害人呀！老實說，這樣賺來的錢，我們也瞧不起，運洋布洋紗那才是正途，我告訴你，老哥。』

因為聽着這般情形的話，老徐，做一點點小生意的老徐，便不得不油然生敬起來，店老板端飯來的時候，就用小販對待好主顧那樣的臉色，眯小兩個皺紋圍着的眼睛，客氣地請道：

『秦老板，請上坐！請上坐！』

『不要客氣！』

雖是這麼說了一句，秦老板並不讓一讓對方，就上去坐着。做私烟生意的老陳，心里極不痛快，

便只有埋頭吃他的飯了。等秦老板走開的時候，老陳將筷子朝碗上一敲，向老徐說道：

『媽的，運洋貨賣的東西，就高貴麼？那才怪了！……歸根結底，一句話，洋鬼子的奴隸！』

但到第二天早上，叫做秦老板的竟至爲了給店錢不肯掉換一個鹽板銅元，而和店主人吵嘴起來，老陳便把承認他什麼老板的意見也取消了，輕輕用手肘靠一靠老徐的身子低聲說道：

『看呀，做過大老板的會是這個樣子麼？你才信進去了！』

所以，在路上一路都在慫恿老徐，和秦老板作對哩。

一個出門人將他不高興的心情發抒了之後，如果會唱一點歌兒的話，他是要信口唱唱的。現在的老陳就正好處在這樣的境地裏，便唱起山歌來了，起始用着自己本來的男腔，帶着戲弄人的語氣：

『三位大嫂過河西，

中間那位是我妻！

頭上金簪係哥打，

肚中娃娃係哥里。」

隨即改換成女人的聲調，唱着回罵的曲子了；

『三位大嫂過河來，

中間那位是你奶！

頭上金簪係爺打，

肚中娃娃你投胎！」

老徐聽得笑了起來，還說你再唱一個吧。老陳側着身子回過頭來看看秦老板，見他現出一副不痛快的臉子，兩股眉毛直向鼻樑拉得緊緊的。便問答老徐道：

『好，再來一個吧！』

就將自己的喉管咳嗽了一下。

『妹嬌娥，

憐兄一個沒憐多！』

剛唱出這麼兩句：忽然前面有人搶着唱道：

『哥囉索，

三天兩個不爲多！』

接着那人哈哈地大笑着。同時龐大的身子也從路邊樹蔭下處現了出來，敞露着紅銅色的胸膛，眼睛亮亮地照耀着來人。身邊放着一條木棍子。老陳和老徐都一齊着了一驚，互相望了一眼，便停下脚步。兩個人剛才的一個高興，通在這個漢子的面前忽然消失了。漢子却繼續笑着，向老陳說道：

『老哥，怎麼不唱呢？唱呀……息息吧！』

『我唱得不好，哪敢在你老哥面前丟醜？』老陳的機智又立刻回來了，便又向老徐說道：『好，就息息吧！』他懂得在一些不好惹人的前面，能夠有講朋友的機會，就應該盡量地去抓着。隨即放下包袱，把牠當成凳子那樣地坐着，一面從懷裏取出裹好的旱烟來，客氣地送一枝過去。

漢子接着旱烟，就將牠啣在嘴上，烟管也不用地便使勁地吸了起來。眼睛一面瞟着站在那邊要來又不大敢來的秦老板向老陳道：

『他，是你們一夥的麼？』

『不，只是同路的！』老陳這樣回答了之後，

就高聲地喊道：『喂，秦老板過來息息呀！』

而且特別把秦老板三個字叫得高，彷彿故意使人留意那麼似的。

秦老板慢慢地步了過來，現出驚疑和不安的臉色。

漢子看見秦老板走路是一拐一拐的，等他走攏了之後，才問道：

『哪，你這位朋友是沒走過長路的麼？』

『嚇，他這位先生，那裏像我們賣氣力的：磨骨頭養腸子。人家做洋貨生意的大老板，你都看不出來麼？』

到這時，連老陳冒稱苦力起來了。秦老板聽見在這樣情形之下奉承他，好像學徒挨了師傅的耳巴子一樣，連忙做出訴苦的神氣申辯道：

『我，我哪裏像一個老板呢？嘴巴子眼睛一點兒也配不上哪！只是替人家掛掛賬。說起來，也是幫人的呀，人家叫我做啥我就做啥，哪裏及得上你們做小生意的呢？自家有本錢，誰也不敢管！我們



這些打算盤珠子的，站在大老板前，還敢哼一口氣麼。』

秦老板口才也不弱於別人的，除了替自己辯護而外，還竭力把老陳冒充苦力的面幕揭穿。

漢子好像不愛聽這些話似的，摘上烟枝向着老徐問道：

『喂，你挑得有糕餅麼？』

老徐紅着臉傷促地回答，一面用手無意識地搔着耳朵。

『沒有呀，只是挑些七古八雜的東西，一個銅板也值不起，要是丟在路邊上，恐怕別人瞧都不瞧哩！』

漢子把烟枝彈去一點灰，重復啣在嘴下，就用力地大吸一口，閉緊了眼睛，好像烟的美味，已使他完全忘記面前，還有旁人似的。

老陳對着秦老板一直恨恨地鼓着眼睛，這陣才掉開視線，朝漢的子臉上打量，擔心地問道：

『請問你老哥是做的啥個生意哪？』

( 14 )